

· 轮回故事 · 欠的人情千年也要还



修炼确实是一种开发人深层智慧的途径。我修炼法轮大法几年后，人体的深层记忆被打开，知道了一些自己过去在世间轮回转世的经历。

我较久远的一世是中国历史上一小国皇帝身边保卫皇城的将军。当时的我身披盔甲、腰挎战刀之身影历历在目，那一段人生经历的身临其境之切身体验令我事后震撼非常。

那一世皇上很慈善，待我如兄弟。有一次，皇上命我去接回娘家省亲的王妃回皇宫。在接王妃回宫的路上，碰巧遇上大洪水，道路被冲断淹没，暴雨连天，到处是水。我保护着王妃逃到一个地势高些的小山林里，可能由于路途劳累、洪水暴雨惊吓及风吹雨淋，这天晚上，有身孕的王妃在两个随从丫鬟的搀扶下在泥泞的山林地上早产下一婴儿。

由于那一世有负皇命，历经多次轮回转世之后，恍然一梦千年过。在今世，当年的皇帝转生为我的大学同学。上大学时，我们不仅是铁哥们，且同寝室居住四年。分到不同的地方工作几年后，又不期而遇的碰巧跑到同一个学校攻读研究生，在考研复试前的会场上偶然看到对方后双方都是十分的惊讶和感叹！更巧的是又要同导师、同专业、同寝室在一块生活5年之久！今生有如此大的缘分让我象待亲兄弟一样照顾他近十年。前年我才看到我们前生长达千年的渊源。这真是：恍然千年过，君臣变弟兄，昔日负皇命，今生兄弟情。

可见因果轮回真实不虚！有果必有因，有因才有果。富贵荣华也好，悲惨疾苦也罢，万般带不走，只有业随身。人欠别人的，不管是财物还是人情，迟早都要还的，今生不还来生还，哪怕历经岁月千年。每个人与自己熟识的人之间其实都是缘，亲人家人更是这样。缘有善缘与恶缘。善缘有时擦肩过，恶缘常常一生伴。我们真的应该惜缘。歌曲《梦醒》中说的好：人生成败过眼烟，是非本是前世怨。

我看到了自己的多次过去世。曾不止一次的转生过女人，且有一世十分的凄惨，看到这一世后，曾心中唏嘘哀伤良久。但更多世转生为男人，也转生过将军、王子。更意想不到的是还不都是转生在中国呢。

咋说呢，信不信由你吧。其实西方许多国家整个都是基督教社会，近百分之七十的人信仰上帝。我的留学英、美多年的大学英语老师曾在课堂上告诉过我们：中国是世界上仅有的整体没有信仰的国家，在西方人眼里是个怪胎。以前听说得道高僧、道士能看透别人的前世今生因果，我根本不信且斥之为迷信、胡说。但当我亲身经历之后才知道，我们这代人都被大陆多年僵化的绝对无神论教育给洗脑了，我时常为当初的无知与视野之狭窄而羞愧。也为我小时候无情地赶走了到我家门口与我结缘的一个白胡子老道而常常后悔。◇

明 慧 週 報

副刊

第128期

2007年9月21日

师生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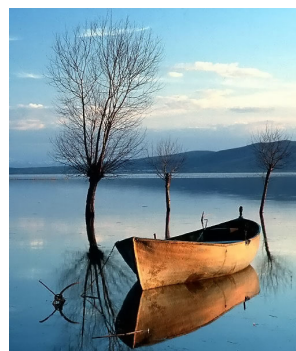
去年“五一”长假时路过北京，我去北大看望当年教过我的一位教授。

落座后，我看到

到她的桌上放着一本《圣经故事》，于是就谈到有神与无神的问题。她是马列哲学教授，开始的谈话还有些拘谨，当我谈到我修炼法轮功时，她一下子就活跃起来。她说她是中共镇压法轮功之后才想了解的，设法找来了《转法轮》看，一看就知道中共又在迫害好人了。她对共产党的反思是从一次上党史课开始。她讲国民党的腐败专制，课下一个学生问她：“共产党不也这样吗？”她当时觉得脑袋像炸了一样。后来给我们上课时她就开始小心地渗透一些内幕，引导我们思考。

不料，我那时很敏感，为维护共产党跟她说了一句话。她心里有了戒备，也对我记忆深刻。当她知道我退出了中共，她由衷地高兴，她告诉我她们全家也退了。我们再次紧紧握手，十几年的陌生感瞬间冰释，她对我像母亲一样热心体贴。她说北大网封得厉害，但她都想看到了《九评共产党》和其它真相，她说法轮功了不起，共产党一定会解体。北大很多人心里都明白中共是恶的。

看着鬓发斑白的老教授，心中感慨：共产党使尽邪恶的招数要用党性取代人的善念，结果呢，被马列熏染了几十年的宣传者，一明白真相，善念一出，就不再协同它，最终远离它唾弃它。像我这样当年单纯赤诚的所谓“红色接班人”，在亲身遭受了共产党谎言和暴力的迫害后，为了不让中共迫害百姓的悲剧不断的重复发生，不仅自己退出当年积极要入的党，而且还帮助别人退党。而我和老教授的师生缘，在这退党大潮中显得格外珍贵。◇



歌词 《等候》

静静的望着您的眼眸
多想抹去那刺眼的污垢
还原市来的清澈无忧
真相的传单啊
您是否已经细瞅
人生的路啊
终归要自己走

紧紧拉着您的手
不愿见您被邪恶拖走
醒来吧朋友
舒开那紧锁的眉头
前方那岸边的渡舟
正默默的为我们等候
等候……

在中国大陆，人们谈话中常常会说：“花的是公家的钱”，“反正是公家钱”，“公家的钱，不花白不花”等等，言外之意是，那些钱与个人无关。其实，这是中共邪党话语体系中的一个自欺欺人的说法。

社会财富、国家财产是谁创造的？当然是每日辛勤劳动的各行各业的广大劳动者。没有这些人的劳动和付出，人们的衣食住行都会成问题，基本生活都难以保障。可是，在中国大陆，这些劳动者并不是社会财富的真正拥有者，占有绝大多数社会财富的是极少数中共邪党的各级官员。何清莲等著名经济学家在十多年前就对这一现象做过深入的调查和深刻的分析，指出中国社会财富两极分化、财富的创造者与财富的所有者不一致的现象相当严重。中共邪党的各级官员既不参加社会劳

“公家的钱”是谁挣的？



动，也不参与社会管理，却享受着很高的待遇，一张报纸一杯茶，一天工资拿到家。比如各级

“党委书记”这个职位就是一个寄生在政府职能部门中的怪胎，他没有具体的工作，也没有明确的责任，他实际上什么都管，什么都必须通过他。再比如一九九九年中共邪党为迫害法轮功而成立的“六一零”办公室，俨然“文革”中“文革领导小组”的翻版，从中央到地方，每个单位都设有办公室和工作人员。他们拥有凌驾于政府职能部门之上的权力，甚至能够超越公检法来决定对法轮功修炼者的处理，在迫害法轮功问题上拥有绝对的权威。

中共邪党把持着绝对的社会财富却不创造财富，那么实际上不就是把广大劳动者辛

勤创造的财富侵吞、强占了吗？但是，它不能告诉你真相，那样它就无法维持其暴政了吗？谁甘心愿意自己的劳动成果被无理抢夺呢？于是，它造了一个非常亲切、非常具有诱惑力的词——“公家”，欺骗你说你的劳动成果交“公”了，其实是被它揣进自己腰包了。那个所谓的“公家”是谁？就是邪党自己。它不是自诩“公仆”吗？

而所谓“公家的钱”其实就是劳动者挣的却被邪党侵吞、强占的那部份，归根到底是老百姓自己的劳动所得。被各级贪官、不劳而获者挥霍的“公家的钱”其实就是每一个劳动者自己的所得，自己劳动挣来的，绝不是邪党的恩赐。对于广大劳动者来说，不是“共产党给我开工资”，而是“共产党从我腰包里抢工资”。◇

修真、善、忍，诚信经商受赞誉

我是一名经营名烟名酒个体商户的老板娘，在世风日下、社会道德水准一日千里往下滑的今天，各种假烟、假酒泛滥，以免售假烟、假酒牟利的事层出不穷。而我的烟酒店因我按“真、善、忍”要求自己，坚持诚信经商的原则，真诚待客，不售假烟假酒，在个体经营中闯出了一片蓝天，赢得了不少顾客的信赖与赞誉。

我在九九年七二零前开始修炼法轮功。记得刚开始修炼不久，我按“真、善、忍”做个好人，无论如何不能卖假烟假酒了。这对财迷心窍的丈夫来说，简直是当头一棒，动不动就跟我吵架。我牢记师父的讲法：

“我们常人修炼的这一部份，不管你有多少钱，当多大官，你搞个体经营、开公司，做什么生意都没关系，公平交易，把心摆正。人类社会各行业都是应该存在的，是人的心不正，而不在于干什么职业。过去有个说法，什么“十商九奸”，这是常人讲的，我说那是人心的问题。要人心都摆的

正，公平交易，你多付出，就应该多挣钱，那也是在常人中你付出才得到的，不失不得，劳动所得。”（《转法轮》第134页）

在丈夫跟我吵架时，我就跟他讲道理，我说：我们不能赚黑心钱。别人来买烟酒，当然是希望买到好烟好酒，谁愿意要假的呀！你为了赚钱卖给别人假的，那不是做缺德事吗，那要失多少德呀！人有德才有福气呀，德损尽了，人也就完了。

可丈夫听不进去，还破口大骂。对他来说德值多少钱哪，看不见，摸不着的，抓现钱多实惠呀。因此我要求不了他，但我要严格要求自己，决不做违背道德标准的生意。有几次丈夫要我配合他卖假烟，我不配合他，气的他对我大打出手。邻居过来劝阻，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有时矛



盾发生时，他不仅骂我炼法轮功如何如何，甚至于对我们师父不敬。问他为什么，他也说不出所以来。当然了，他怎么能说出反对我的实情呢？就是因为我们的师父太正，大法太正，我们大法弟子修的

正，做的正。

假货也不是那么好卖的，有很多次丈夫卖的假烟很快就被退回来了，还被顾客责骂的简直没脸见人。这时我就在一旁借机劝他说，别人又不是傻子，哪个那么好骗？他说别人的店子都卖假烟。我告诉他不要管别人，卖假烟会把自个生意做死的，我们也不赚这昧良心的钱。就这样，渐渐地他就变了，不再卖假的了。

日复一日，我们小店的信誉越来越好，大老远的顾客都到我们这来买烟。特别是周围邻居有结婚的、考上大学的等等喜事无不前来买上一些货真价实的好烟。◇